

两代特工
十面埋伏

眼前这个狂傲的将军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：“我不知道你这个所谓的孩子的监护人都做了些什么。虽然你是因公离开上海的，留下的这个孩子却遭遇了意外。老天有眼啊，她安然无恙，后来我手下的人找到了她的线索……可以这样说吧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你这个当养父的可以忘却孩子的问题，我这个也算她长辈的人，却不能不时刻留心她的下落！”

“谁说我忘却孩子了？我也是……”胡文轩急于争辩，江静舟挥手制止他，

20 达到目的

继续说：“这次她从重庆过来的一路情况，和她这些年的境遇，得空让她讲给你听吧！”

江静舟的语气变成戏谑中带着犀利的味道：“至于她该叫我什么，也请你胡站长审核一下吧！我的叔伯姊妹的孩子，你认为她应该称呼我什么呢？”

“叫表叔不对吗？”沁梅貌似懵懂地望着胡文轩。

“呃，这个……”胡文轩挠挠头，不知如何作答。

“丫头别着急，让你这个爸爸好好掂量、寻思一番，估计他是在心中打自己那点儿小九九呢。”

“啊？是什么小九九？”沁梅笑着问，胡文轩更加难堪起来。

“你这个爸爸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？那么我来告诉你吧，丫头！”江静舟狡黠地笑了，他拉沁梅坐到自己身边：“你这个爸爸有个心结，他一直想证明一件事情——虽然那件事情也许是匪夷所思、子虚乌有的，但是我太了解他了，他那一根筋上来，估计自己都管不住自己！那就是，丫头你应该和我的关系更近一些，比如可能是亲生父女什么的……”

“江致远！”胡文轩忍无可忍，终于对着江静舟怒喝起来，“你当着孩子的面，能别胡说八道吗？”他气得脸色有点儿发白，殊不知此刻江静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
当然，胡文轩也绝非等闲之辈，他的智慧也会在绝境处开出花朵。“亲生父女”这个词如今给了他灵感，他要对着江静舟发起反击。

他伸手拉沁梅回到自己这边坐下，又冷笑着看向江静舟：“江致远，你少在这里内心阴暗、挑拨离间了！听听你的这种语气，一口一个‘你这个爸爸’，你这羡慕嫉妒恨的心思是昭然若揭啊！我会认为沁梅是你的亲生女儿？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！你别忘了，她叫阿梅，是我亲手养大的女儿！”

他拉着沁梅的手，用力摇了摇，又挂上嘲讽的笑脸对着江静舟说：“而且，你不至于吧，还要和我抢女儿？我的风流倜傥、潇洒如意的江师长，江少将！您可是幸福美满，儿女双全的人呐！你的亲生女儿不是宁兰吗？那个让你娇惯无比的小丫头！”

他又故意对着沁梅笑了：“丫头啊，你才来，见过你……呃，表叔的宝贝女儿吗？江宁兰，那可是集多少人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啊！尤其是你这位表叔，爱女那可是出了名的！他对那个姑娘是……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……”

他望着江静舟，勇敢地嘲笑着他：“我就常说，你江致远在别人面前是狂傲跋扈的将军，唯有在自己女儿面前，就变成了一个没脾气的……佣人啦！哈哈哈！”他说着，大笑起来。

这次轮到江静舟不自在了，他盯着胡文轩，微微摇头，无可奈何地冷笑道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他不自觉看了一眼沁梅，微微咬唇。

胡文轩瞬间觉得自己完胜了。穷寇莫追的道理胡站长还是懂的，他此刻见好就收，不理睬江静舟的诘问，带着宠溺的微笑看着沁梅：“丫头，快讲讲你这些年的经历，爸爸心里是一刻也放不下你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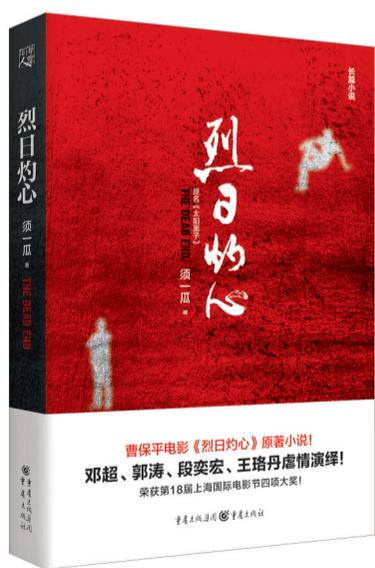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年您突然离开上海，方城叔叔去看我……”沁梅开始回忆。

江静舟站起来，做出上洗手间的模样离开，给这对养父女留下一段独处的时间。

沁梅用简洁的语言对胡文轩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大致经历，胡文轩点点头，很快勾勒出沁梅经历的大致路线：“也就是说，在日寇进犯上海后，德语学校被解散，你就跟随同学避居重庆了。你一直住在重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沁梅点头：“当时情况危急，枪炮声清晰可闻，所有同学都被紧急遣散，可是您不在上海，方叔叔我也一时联系不上啊！我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去……恰好我最要好的那个朋友，叫邹惜韵的，您见过的呀！她和父母要撤到重庆，约我同行。她说，重庆是战时的首都，我一定会等到您的，于是我就……”

（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）



闭目窥罪
善恶一念

杨自道的车主借了1万元给他。杨自道写了借据，车主说：“无所谓，你的人品我知道，我要是不信任你就根本不会借给你。”杨自道笑笑，还是把借据塞进了对方的口袋。车主的妻子提了一条新鲜草鱼和一块年糕出来，递给杨自道。杨自道这才发现自己什么礼物也没有带，正是年关，朋友间走动都是还钱、送礼的，哪有借钱还收礼的，因此十分不好意思。车主的妻子笑着执意要给，车主说：“你收下吧，老杨，我们家人都不爱

36 太阳黑子

吃河鱼，你就当帮我的忙好了。”

杨自道把钱送到医院，没想到伊谷夏也在。看起来尾巴的精神还不错，虽然气息微弱，可是明显活泼了。杨自道一进去，就看到尾巴板着小脸说：“杨同学，你迟到了。老师问你，你的老家在哪里？”

杨自道愣了一下。他们三个最不喜欢外人问他们老家在哪里。尾巴说：“老陈同学说他的老家在太阳黑子里。请问你呢？”

杨自道笑笑说：“哦，我和他是老乡，是他隔壁村的。”

尾巴说：“是吗，请问你的老家是什么样的？”

杨自道答不上来。伊谷夏 hi—hi—hi 地笑。

尾巴说：“请老陈同学替他回答。”

比觉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杨自道是否弄回来钱上面，所以，他看着杨自道，敷衍地说：“我们老家就是太阳表面的一种炽热气体的巨大漩涡。温度低于周围，所以是太阳的黑斑。嗯，我们老家的中心深度可达100公里。里面，老乡们的运动速度为每秒2000米，比地球上的12级台风还要快几十倍。”

“很好。他回答得很好。”尾巴说，“奖一朵小红花。伊谷夏同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风到的地方远，还是太阳到的地方远？”

伊谷夏立刻说：“让你的大爸爸先

回答。”

比觉看着杨自道，杨自道知道他在着急的事，但他还是走过去对尾巴说：“太阳吧，我觉得太阳比风厉害。”

“错。”尾巴轻声说，“请伊谷夏同学回答。”

“我要好好想想。”伊谷夏说着，冲杨自道做了个鬼脸。这次，伊谷夏没有带花，床头柜上只有辛小丰拿来的一盒小金鱼，还有一盒进口巧克力，杨自道猜这巧克力是伊谷夏带来的。

伊谷夏举手，说：“是风！没有太阳的地方也有风，比如晚上。对不对？所以风跑得更远。”

尾巴说：“同学们的答案都不对。告诉你们，风和太阳跑得一样远！”

伊谷夏说：“太阳离地球多远啊，老师？”

尾巴转头看比觉，心虚而故作镇定地说：“请老陈同学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比觉说：“一亿……五千多公里吧。下课吧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”

比觉站起来，打手势向杨自道问钱的事。杨自道看了他一眼，走出病房。比觉跟了出去，伊谷夏也尾随而来。

杨自道说：“我们兄弟有事，你进去陪尾巴吧。”

伊谷夏说：“我也有事跟你们说啊。”

“那你说吧。”

“明天就是大年三十，你们在哪里吃年夜饭？老陈说他在医院随便吃点儿。”

“我和平常一样，上班。”杨自道说，

“我会在医院和比觉、尾巴一起吃。”

伊谷夏说：“刚才我跟老陈说了，我叫我们家订年夜饭的酒店，给你们送点儿菜来，老陈说不要。”

杨自道说：“是啊，在病房里大吃大喝也不好。你的心意我们领了。谢谢了。”

“你想得美啊，最多两个菜，怎么可能让你大吃大喝啊！”

杨自道笑起来，说：“谢谢了，真的不用。”

“又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哥说的，好像那个叫小丰的，就是尾巴的小爸爸，也会来医院陪尾巴过年，我哥才这么说的。”

杨自道和比觉都没有听懂，也有点儿紧张。

伊谷夏说：“他们辖区里很多单位都在邀请警察和协警队员一起吃饭，他们辛苦了一年，抓了不少坏蛋，所以街道啊、单位啊都在排队邀请他们。尾巴那个小爸爸说一个都不去，他要在医院陪小孩。所以我哥说，要不送两个菜过来。我哥这么一说，酒店还不屁颠屁颠来送？警民鱼水情啊！”

杨自道说：“原来是辛小丰的面子。那我们不管了。你先回避一下，我跟比觉说点儿事，好吗？”

伊谷夏一进病房，比觉就说：“有了就赶紧去交钱，我一早上坐立不安。今天再不交钱，他们让我们走人。真这么说的！”

（摘自《烈日灼心》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）